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

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

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

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

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

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

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

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

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

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

至愼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

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

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

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為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主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卽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卽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作郕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郕左氏作郕下

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士冠禮面枋注今文枋爲柄急就篇郕勝箱注郕一作祊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郕郭璞曰郕鄭邑左傳作祊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祊鄭祀泰山之邑在郕郕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郕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

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祊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祊城卽古祊邑也方輿紀要祊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

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

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邠亦見鄭伯之背叛矣邠者何鄭湯

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

湯沐之邑焉

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

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其其費也禮

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

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橐穀而已歸邠書者甚惡鄭伯

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

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
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
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
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
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
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
闊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
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于有闔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菟有
闔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祜邑也鄭近京
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
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
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
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
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
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
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
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卽所以祭天告
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
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
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令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
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
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
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
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旣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卽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紫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紫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煙祀實柴燔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上巡

守諸侯來覲爲壇遺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
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
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奈氏此論尤爲分明觀禮云方
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
在其中矣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方明竹書紀年太甲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
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示可知汪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
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
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
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
王宮於珥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
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
同閩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
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
戒自挈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
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
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卽作齋字○注所以
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
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
所以分陝者是國中如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
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

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其其費者謂殽牢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橐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袤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籒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者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本蓋廣四襄四非○注歸邴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祔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祔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

○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讎及傅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絀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尙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

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魏守號公爲王宮于珎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觀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嶽也嶽考功德天子巡守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尙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

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据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尚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
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尙書原文
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
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
之訓故而巳風俗通謹案尙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
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
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尙書
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
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
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
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尙書公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
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
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
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
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卽嵩高山明不在五
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
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
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潯縣
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
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
衡北恆其中嶽當卽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旣畢

至中嶽見圻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邴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一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

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

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

疏

通義云据齊人

來歸運謹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也注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

難辭疏

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

舊疏

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

云上言來歸邠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

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邠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

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

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其日何注据取邑不日疏注

入亦府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其日何注据取邑不日疏注

取邑不日○舊疏云卽隱四年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

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

重難不可卽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

未與許至桓公卽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其言

矣然則魯時卽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爲信其言

我何注据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据吳至言我○校勘

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

正卽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

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

○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

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交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交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交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交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交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交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明言來歸矣無爲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

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疏

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卽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邠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

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邠在泰山之

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邠

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

經言我卽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

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卽見之於

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邠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

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

注六月無己亥爲五月之六日七月

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

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爲

五月二日一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爲月之

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

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

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

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注

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

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

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

疏

注

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褒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口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興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喪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衰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衰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衰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

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

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

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

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

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